



莫斯科绅士系统的笞帚

《莫斯科绅士》



[美] 埃默·托尔斯 著 马勒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变革的年代里,被囚禁的反而成了自由的。1922年,罗斯托夫伯爵被认定为不悔罪的贵族,被判软禁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的大都会酒店。这位此前从未工作过一天,人生要务唯有追求智慧与学识的绅士,自此只能栖身于这家五星级酒店的阁楼,以独特的视角观望俄国在历史车轮下展开的巨变。他的人生也开启了崭新篇章。神秘的女演员、古灵精怪的少女、性格各异的主厨与侍者……种种邂逅与交往,让他体会到多样、微妙又丰厚的情感。酒店这一受限的空间,却让他的精神得以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这本优美的小说充满了风趣幽默的桥段、闪闪发光的人物和精致迷人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在时代的洪流中,人之为人的意义。

《我们世界的历史 1:古典时代》



[英] J·M·罗伯茨 著 陈恒等 译 东方出版中心

作为一部在学术界深受好评的世界通史杰作,本书是以非专业读者为主要目标群体,旨在唤起一个普通读者去思考历史的厚重感和历史惯性在这个世界中的重要性。

这部堪称经典的世界通史著作,自1976年出版问世以来,广受欢迎,不断重印,并根据世界局势出现的新发展、新动向,不定期进行修订和新的展望,目前已出到第六版。本书按时间序列和历史阶段特点,共分八个篇章,概述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直至21世纪的历史,突出分析了那些影响着人类发展的重大事件和进程。全书视野广阔,文字优美,对于完整理解人类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的大众读者,提供了难得的指引和阅读享受。

《我们世界的历史 1:古典时代》是该系列的第一部。

《枕草子》



[日] 清少纳言 著 周作人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枕草子》大约成书于1001年,开日本随笔文学之先河,全书分为类聚、日记、随想三大内容。类聚是受唐朝李义山《杂纂》的影响,罗列生活中不同性质与类别的事物,如山、海、扫兴的事、高雅的东西等,涉及地理风貌、草木花鸟、内心情感、生活情趣等等,非常丰富地体现出作者清少纳言细腻的观察和审美趣味。日记记录了作者在官中的生活,其中有反映她与皇后藤原定子感情深笃的经历,以及她在官中生活的片断,这部分内容深映古典风貌,可从中了解日本平安时代皇室贵族的生活状态和品味素养。随想则是对自然与人生的随感,尤其可见作者明快、自由的生活态度。

本书是周作人“注释”版,20多万字译文中,注释篇幅占去了6万字。

《系统的笞帚》



[美]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著 何江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因为生殖器短小导致自卑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心理问题的知识分子。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小18岁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虽然身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却做着收入很低的前台接线员工作,因为她也有着无法言说的心理问题。故事中几乎没有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正常人”,活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法跨越的障碍,就像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一样,被情感、药物和沉沦包围着……作为人类,他们该如何与这个复杂的世界相处呢?

该书用理性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故事,一部令人惊讶而壮阔的美国当代文化史诗。华莱士曾说:“小说的作用,就是告诉读者,身为人类这种动物,到底是他妈的一种什么滋味。”

(晓阳)

奈保尔：我只是一个观察者

本报记者 于灵歌

8月11日,维·苏·奈保尔去世,享年85岁。作为英国文坛蜚声国际的“移民三雄”之一,奈保尔出生于西印度殖民地的印度裔家庭,定居伦敦后常年漫游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里。混杂的语言特性、宗亲的血缘疏离,在理解自身特性与洞察世界文明的平衡和摇摆中,奈保尔一步步地接近,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世界。

逃离故乡的异乡人

1932年8月17日,奈保尔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座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属殖民岛屿。奈保尔的祖父属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但也是英属印度的契约劳工。身份的高贵伴随着家庭生计的贫穷,成为奈保尔成长中的童年印记。

在奈保尔10岁时,他就想当个作家。研究者指出,奈保尔受到父亲影响,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偏爱。父亲西帕瑟德·奈保尔是一名记者,业余时间撰写小说,并始终怀抱作家梦。正如奈保尔笔下《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一样,书生气使得他在特立尼达当地人社区中显得格格不入,死时债务缠身,年仅47岁。

18岁时,奈保尔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毕业后,奈保尔找工作时因为移民身份饱受歧视,住地下室,不得不靠妻子教书来维持生计。

直到成为BBC的广播员后,他才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并于1957年发表了处女作《神秘的按摩师》。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奈保尔童年的记忆和对特立尼达生活的回忆。

然而,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自己的出生地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的憎恨,形容其为“深渊”,并庆幸自己并未滑落下去。“我感到十分压抑,那真是再痛苦不过了。我想逃离特立尼达岛。我能逃离它真是太

幸运了。毫无疑问,我已经治愈了我的创伤。从离开的那一刻起,我拥有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新生命。”1998年,奈保尔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说。

《米格尔街》就是在这种轻快喜悦的逃离中收尾的——“离开了他们大伙儿,头也不回,轻快地走向飞机,只看着眼前自己的影子,那在跑道路面上跳动的小矮子。”

在梁文道看来,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后代而产生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身份认知和焦虑,构成了他成为一位出色作家的核心。

“写作者的一半要务是发现主题,而我的问题之一是生活斑驳色杂,满是动荡和迁移。”在1984年《寻找中心》的序言里,奈保尔写道。

未受世俗侵蚀的洞察力

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他1987年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评委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作者用文字体现了旧殖民统治文化悄然坍塌以及欧洲各邻国消亡的连续画面”,并称奈保尔的作品具有“未受世俗侵蚀的洞察力”。

对于多产的奈保尔而言,他的作品中一半是小说,一半是以游记、随笔为主的非虚构作品。有说法认为,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尤胜于他的虚构作品,在他的游记中这种洞察力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视角异常敏锐,叙述一针见血,分析不留情面。

奈保尔最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就是他三次去印度旅行、采访的产物。从1964年到1990年,他先后出版了《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印度:受创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三部作品。仅仅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印度的热爱,以及深邃的忧思和毫不留情的批判。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达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对印度的悲苦几乎无法承受——过

平凡生活的心灵悟语

——读《随心所欲去生活》

钱,买一些让自己悦目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会太破费。”那么,整天沉溺于这种玩中,会不会玩物丧志?针对某些人的这种担忧和疑虑,蔡澜一语中的地告诫诉说,恰恰相反,拥有琴棋书画这类高雅的兴趣爱好,则不但不会丧志,相反还会养志。

接着,他又从做自己喜欢的事,便是幸福的深切感悟中,分享了过平凡日子的舒心 and 甜蜜。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盛载着斑斓的光影,也寄寓着芸芸众生的梦想和荣光,它悄然绽放在时光的深处,幻化成一幅幅妙不可言的流动光景,仿佛在昭示着我们,人生路上,总要经历一些坎坷和沧桑,才会在宠辱不惊中变得从容,在静水深流中体会到生活的厚重。

毋庸讳言,吃是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蔡澜笔下,吃喝与玩乐一样,不但充盈着一种情趣,而且还是一门生活的艺术。他愉快地认为,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蔡澜风趣地写道“真正会吃的人,是不胖的。”书中,蔡澜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各类美食的垂爱。盛赞会喝酒的人,都不老;有品味的人,都喜欢喝白兰地……有意思的是,蔡澜在品尝美食时,不仅爱沉缅其间,吃得津津有

“线装书”的记忆

儿时的记忆大多是与这“线装书”有关。每遇到心动的书籍,我们总会“死皮赖脸”地向书的主人借来一观全貌,说着是仔细观摩,但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为家里的书柜添一位新成员。父亲、母亲、妹妹和我各自分工,妹妹把买来的大纸裁成形状大致相同的书页,我和父亲再各自抄写书的内容,最后就是封面的缝制和装裱了,母亲是“针线活小能手”,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她的头上。各个成员各司其职,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真有一种“书香门第”的韵味。

一本书基本一周就可以完成,大功告成的那天,母亲会做一桌好菜来犒劳我们。桌上我们会讨论书里的内容,作者塑造的人物性格,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了!那时家里的书柜里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籍,是全家人辛苦劳动的成果。只是单纯地看着,心中就会充满巨大的成就感。许是有这种经历,后来的许多年里,我都喜欢在笔记

不一样的杜甫

不仅如此,他还极力称颂杨国忠、巴结讨好杨国忠的一些心腹人物,写诗《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去巴结当时担任京兆尹的鲜于仲通。

也因为这段经历,杜甫难免被后人质疑,说他没有政治原则,甚至丧失了人格操守,但其实在那个封建权贵掌权的时代,诗人别无选择,他如果想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的理想,就不得不暂时谄媚于权贵,让自己能得到封建集团的肯定。与其说他是屈服于封建权贵,不如说他是屈服于自己的理想。虽然杜甫也写过谄媚权贵的诗篇,但面对百姓因战争而流离失所,他并没有袖手旁观,诗人心中永远闪烁着理想的光芒,写出了著名的《兵车行》《丽人行》,还有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也有“富裕”的小日子。杜甫在很多诗篇里都表达了自己生活的不如意,可以用“吃不饱穿不暖来形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诗人住着破茅草屋,茅草还被顽童给拿

去如此,现在如此。”在书中,奈保尔满怀惆怅地写道。

除了印度,奈保尔还去了加勒比海地区、非洲以及亚洲伊斯兰国家,写出了《自由国度》《大河湾》《信徒的国度》等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伴随着对奈保尔作品阅读面的扩大、对异族文化的涉略,以及对奈保尔其人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对他“背对故土”的去国者、局外人姿态,以及字里行间透露的气氛有了同情。

中国作家止庵认为,奈保尔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洞察世界的方式。“奈保尔曾言,去一个地方之前他不能预先有答案,他不仅要去看当地的报纸,而且还要看看那边的人是怎么生活。”这种方法并不讨巧,但正如奈保尔自己曾写的:“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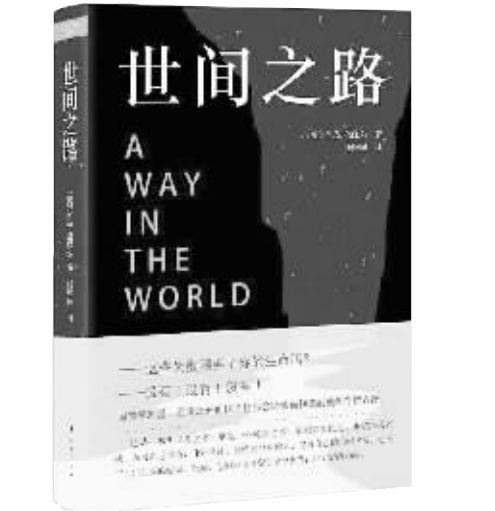
置身多文明之上的批判者

2014年8月,奈保尔曾作为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嘉宾来到中国,并度过了他82岁生日。

当时全程陪同奈保尔之行的止庵回忆,尽管那次上海之行奈保尔显得衰老,话也很少,但私下里仍然保持着文字中的敏锐。一次餐后,奈保尔给出了这样的评语,“这顿饭是很有文化的人安排的。”而他也绝对不会因受殷勤接待而贡献应酬话,那几天不少人都希望他写写中国,但奈保尔却回答“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写不了。”

止庵认为,奈保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少有的能够置身多种文明之上、同时对各种文明都有所洞察的作家。“后来的历史通常证明:他的观察和见解是对的。”

在《大河湾》中,奈保尔将视线投向了艰难地走现代化之路的非洲国家;在那里,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独立的非洲国家,并没有立即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相反,更为复杂的种族暴力冲突又兴起了,社会没有秩序,死亡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写完《大河



湾》,奈保尔宣称“非洲没有未来”。他毫不留情地说出了人们不想看到、不愿承认、更不敢说出口的真实。

正如奈保尔曾在上海之行反复提到的“我只是一个观察者”——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面对所有文明,他只在意讲述他眼中的真实。

“人们总觉得存在一个个单独的文化区域,事实上从来没有。所有文化一直都是交融在一起的。人们总是来来往往,这个世界一直处在迁徙之中。……我也不认为我是混合文化的典型。我总是想着我的书。”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奈保尔这样说。

奈保尔传记《世事如斯》的作者表示,“奈保尔的道德轴心不是白种欧洲文化,也不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印度教文化,他的道德轴心是内在的,是他自己。”

止庵说,奈保尔的作品不是描绘别处,而是处处能找到我们所在世界的影子。

“他不仅不对世界说好话,甚至就是说坏话的。但他说的坏话深刻、致命,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对于这个世界,奈保尔不开药方,但他会指出病症。”



带着疑问 读历史

唐宝民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大多数读者,在阅读史书时,只是一味地顺着作者的思路走,对于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不敢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读书时只用眼睛、不用脑子,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只有带着疑问去阅读历史,才能得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收获。

提起张燧,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确,在史料中,张燧这个人留下的资料特别少。张燧是明代的一个作家,说他是历史学家,也不为过。我在读他的《千年百眼》一书时,惊訝于他的独立思考精神,这本书,是他的一部史论随笔集,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史书上很多已成定论的东西,他都不盲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大胆怀疑,客观分析,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史记》这本书被史学研究者奉为圭臬,但张燧在通读《史记》后,却认为《史记》中的部分内容,并不是司马迁的原作,而是后人添加上的,“我又考证了《后汉记·杨终传》,说是‘肃宗时期,杨终受诏《太史公书》后删了几十万字’,那么,可知现在的《史记》不是司马迁的原书,难怪它杂乱不一”;关于清谈一事,史家公认是始于晋朝,但张遂却认为清淡之风在汉末就已经出现了,他举例说:“仲长统《见志诗》上说:‘寄托愁闷在天上,埋葬忧愁在地上,反叛五经离开道,风雅一起消灭了。’郑泉喜欢喝酒,临死前对同伴说:‘一定要把我埋葬在制造陶器的地方,差不多百年之后化为尘土,有可能被我取去做酒壶,这才符合我的心愿。’”张遂由此断定:“这二位原来是阮籍、刘伶的先行者。”类似这样的观点,他提出来很多,如:“曹操不是复姓”“刘知几没有写史才能”“秦国的强大不在于孟明”等,都颇有见地,发人深思。

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个带着疑问读史的学者,近读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发现他对很多史料,都不轻信,而是要亲自考证一番,从而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来。例如,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有“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的字样,因此,历来研究者认为,桃花源的存在地,当在武陵,而先世所避的“秦时战乱”,应为秦朝末年的战乱。

但陈寅恪先生经过考证,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那么,陶渊明为什么把地点写成武陵呢?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则因为采入了刘驥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混合刘驥之入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

“开卷有疑问”是一种治学态度,能让我们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的乐趣与意义